

修行路上的武器

恭聞法音至今已有一大約六年的時間，隨著時間的流逝，想想過去這六年以來，自己是否真的有聽懂法音中的開示，並且去應用和實踐在日常生活中呢？自己是否隨時能提起正念，修正自己不好的心念、言語和行為呢？自己是否真的是一個三業相應無任何污染，純淨虔誠的佛弟子呢？檢視自我身口意三業，自己是否嚴守戒律，真心皈依四寶呢？自己是否每天都有邁向菩提段走去呢？抽絲剝繭地摸著自己的心想下去，越想實在感覺到越來越恐慌，越想實在越覺得自己越差勁，業力翻騰如波濤洶湧，一波一波席捲而來，我執未斷，執著於世間上凡情，過去六年來我就如同站在那修行橋的中界線上，一下前進一下後退，如此重複同樣的動作，不知覺六年已經過去，至今仍無法真正貫徹那無私的自他交換菩提願力，仍無法升起那相應的受用境界，我為自己不如法的三業感到難過，為自己沒有徹底依教奉行感到懊惱。

但儘管如此，那顆堅決要了生脫死的心卻時常提醒著我必須要修正自己的行為，必須要懺悔改過，跌倒了必須要爬起來，雖然在修行的路上一再跌倒，但這股堅毅要了生脫死的心，總能帶著我再爬起來，再繼續往那修行橋上的菩提段走去，這顆心成為我在修行路上的武器，為我抵擋那業力，讓我不必赤手空拳對抗那如猛獸般的黑業，這顆心說簡單一點，就是一顆害怕無常的心，一顆害怕墮入三惡道的心，這心觀想著那死後輪迴的痛苦，這心害怕那因果業報即將到來，因此昇華而成為欲出離世間的心。有些時日，我經常在早晨的睡夢中醒來，那時腦海總會突然閃過一個念頭，這念頭告訴我自己，如果這早晨我將死去，我是不是有任何把握能夠脫離那痛苦的輪迴深淵呢？答案很明確，我是不行的，我是不行的啊！！我一點把握都沒有，因此為了要脫離那輪迴痛苦，必須要成就解脫，要成就解脫我就必須要修行，前面等著我的就是三惡道啊，那積欠的業障是要償還的，我已經沒有退路了，別無他路可走了，當然，成就解脫後再去償還，自然就不再話下了。

坦白地說，其實這心就是一個懼怕死亡的心，死後我必須隨著我的

因果業力，輾轉投向痛苦的六道輪迴，下一世我可以轉升天人道、阿修羅道或人道此三善道中嗎？我告訴自己，我休想！！那欠下眾生無始的業障，三惡道怎能輕輕就放過我，光這一生中，無明中有意或無意傷害過的生命我就不知道有多少，以貪瞋癡對待眾生的次數是不計其數，從因果的角度來看，該遭報的時候跑都跑不掉，即時下一世是在三善道中又如何？因果不昧，終究惡因會成熟，犯下的惡因已經犯了，那終究惡果是會到來的，屆時善果享盡的時候，我無可避免地還要去當畜生，還要去當餓鬼，甚至還要去地獄滾上千百萬劫吧。

有幾句話，我印象很深刻，那是在密勒日巴祖師傳記裡頭看到的，那幾句話大概的意思是說：「人生的快樂比起他的痛苦來，如滄海之一粟！三惡道的苦痛，更是不堪想像，輪迴無盡的生死大海中，眾生嘗盡了苦痛和悲哀。」這幾句話非常的貼切，因為墮入三惡道中，那種痛苦真的不是用悽慘兩字可以形容的，僅就三惡道裡的畜生道來看，他們的痛苦不是每天都在上演著嗎？一個大一點的菜市場每天可能需要幾千隻雞鴨豬牛羊命喪黃泉，才能滿足那個地區的肉品供應，全世界可能有上千萬個菜市場，一天究竟需要屠殺多少畜生道的眾生才能夠滿足肉品市場的需求呢？地球上約佔有六十億人口，假設一户人家有四個成員，一户人家保守估計平均兩三天需要吃一隻雞，光是這樣，每兩三天要有15億隻雞該被斬殺，這是個很沉痛的數字，我已經不敢在繼續計算下去了…

不知道大家是否清楚那牛羊被宰殺的過程？首先牛羊被鞭打著，硬趕著上鐵籠車，那時牛羊會奮力抵抗，他們大概知曉上了鐵籠車以後，就再也回不來了，所以拼命的抵抗，趕牛羊的更是奮力鞭打，驅趕牠們進去，牠們無奈但還是只能被逼著進去，鐵籠車的目的地就是屠宰場，當牛羊在屠宰場被打入麻醉劑的時候，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看過牠們眼淚大大顆的一顆一顆掉落的情形嗎？當他們被倒吊起來，一刀從胸口劃下去放血的時候，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聽過他們是怎樣哀嚎的嗎？一刀不夠再補上一刀，刀子鈍了再換上利刀，痛苦纏綿幾個小時，直至聲嘶力盡，這才告休。

這還算好，如果麻醉劑生效，那還可以減輕一些痛苦，有些屠宰場

的畜生，卻是被施以非人道的方式宰殺的，用一把鉤子鉤著豬的鼻頭，再用一把鋒利的尖刀直接刺入喉頭，直接放血，緊接著，倒吊起來，豬奮力掙扎，但身體因為疼痛加上放血後的虛弱，最後終究抵抗不過，最後直接被倒入燙毛池中，就這樣活活燙死，老舊的菜市場裡頭現宰的雞鴨也是這樣處理的啊！！

這悽慘狀，不時縈繞在我腦海裡，畜生道的痛苦如是，更遑論餓鬼道和地獄道的眾生。

我不是想要嚇我自己，但這痛苦卻是很真實的就擺在我的眼前，是直接可以看到，可以想像的到的，有些人也許會說，別想那樣多吧？這種事情怎麼想的完呢？這話聽起來像是在安撫，聽起來像是樂觀，但是只要想到，如果不成就解脫，這些畜生道眾生所遭遇的下場下次就換到我，我，就是我，就是換我，我就是在排隊進入屠宰場的其中一個眾生，更不諱言地講一句，不只是我，我身邊摯愛的親人和朋友們，那也是你，你，就是你，就是換你們，就是該我們這些凡夫要排隊進去的，不想那麼多，終究還是要進去，我想我那時候的想法應該是無計可施，痛苦將逼使著我哭天喊地，祈求刀下留情，但那時候將不會再有誰來救我，虛空中的佛菩薩那樣慈悲，也只能在旁邊搖頭嘆息，因為因果是科學的，因果是不昧的。

反觀至此，當生命一天一天地消逝，生命消逝並不是在等著幸福的到來，而是在等待著死亡，而最終無常終將化成血淋淋的痛苦，回頭想想，這人生真的有所謂的前途可言嗎？人生再美好，家境再富裕，家庭再和樂，事業再怎樣蓬勃發展，身分地位再怎樣顯赫，那都是很短暫和虛幻的，因為當因果業報來臨時，該下油鍋就該拋下油鍋，該挖腸剖肚就該挖腸剖肚，那時的痛苦不是咬緊牙關就可以撐過去的，是分分秒秒身心的煎熬，不知何時才能停息，只有孤獨，恐懼與無數次黑暗的到臨。

想到此時，我就能真切的發起真心來迴光返照自己，我難道還會想巴著世間上的貪瞋癡，斤斤計較世俗的一切事物嗎？別人言語行為對我不好，我內心或行為言語上還要反擊回去而不忍辱嗎？我還會因生活不

順遂，工作不順利而懊悔、沮喪嗎？我還會特別喜愛某些人，特別討厭某些人嗎？我難道要笨的像一條豬，不用真心去換取佛法，使自己成就解脫嗎？所以了知，生死事大，世間上任何事情都無法與之相比擬，所以今生無論任何困難，一定要以純淨的行為去換取無價佛法，從而了生脫死而得到真正的幸福。

相反地，看到有緣的眾生，當然也會希望他們能聽聞佛陀正法，也希望他能夠成就解脫，這世界上多一個眾生解脫，那就少一個眾生去遭受輪迴痛苦，而且他們會再去利益更多的眾生，甚至看到不如法的眾生或是佛弟子，難道我不該以慈悲關愛他們嗎？難道我不該以行動幫助他們嗎？他們多生累劫難道不是我的親人嗎？難道我還要去批評，怨恨他們嗎？看到他們的不如法，只有難受，難受的是他們再這樣下去怎麼得了？前面等著他們的是三惡道啊！！他就算再壞，再惡毒，再對我不好，我也不忍心看他們就這樣活活被送進屠宰場吧，我也不忍心看他們就這樣下地獄受煎熬吧，所以從眼前漸漸開始只會看到兩個字，那就是可憐，所以要將功德回向給他們，冀望能夠為他們種下因緣，讓他們能夠驚醒過來，也能步上成就解脫之道。

《什麼叫修行》裡闡述了八基正見，其中出離心是解脫的因，我仔細地想想，如果只是簡單地知道出離世間的概念，那是無法種入解脫的因的，而是應該要深切地觀想六道輪迴的痛苦，知苦，欲脫離苦，所以就會發自內心去真正想要出離輪迴，將這念頭深深植入自己的心田裡，這樣才會從而真正地邁向實願心而發下大願，今生誓成就不可！！藉由願力，勇猛精進並持守戒律，繼而能夠調伏其心，身心安住禪定，最後邁向勝義的菩提心，如果簡單的聽過概念就認為懂，怎會有修了二十幾年行的仁波切，還需要依照這八基雙七支去多修八個月才能生起那相應的境界呢？怎還會有修了三十幾年行的法師，甚至要多加修三個月去努力體會呢？懂字，左邊是個心，右邊有草有土有田，懂就是以實際的行動去努力耕耘，然後深深地種入自己的心田裡。

所以每當無明來臨時，出離心就像是給我一把寶劍一樣，為我當場斬斷那無明煩惱業力，或是當無明過後，出離心就像是替我重新披上盔甲

一樣，讓我能夠迴光返照，懺悔罪過。這是我對抗業力的武器，我期許自己能夠將這武器鑄造完美，使之轉換成為實相出離心，繼而往上鞏固昇華而直指菩提心，我冀望能以這般的心境過程與大家分享，激勵我自己，讓我能夠提醒自己，不要再被那業力所迷惑牽引，也冀望藉此能引起大家的共鳴，不忘那修行的初衷，那了生脫死才是真正的幸福。

至今我仍然不時地想到那三惡道眾生無助的眼神和呻吟的痛苦，那也即將是我不成就解脫的下場，真的來不及了，今生值遇佛陀住世，能夠聽聞正法，那是多麼好的因緣，盼望今生大家都能成就解脫。最後我節錄一小段密勒日巴祖師的道歌與大家分享：

「若欲脫離無邊苦，應以身心作皈依，全體交付三寶尊！
嗟呼脆弱此幻軀，飲食風雨漸侵蝕，歲月無情疾毀朽，
肉身幻軀終破滅，故應行善無懼死。譬如夕陽照身影，
疾逃亦難脫影隨，影隨行動不分離，我從未見能脫者。

學佛之人常念死，能激向上修道心，觀死能予究竟樂。
罪業之人常念死，能悟善惡之真諦，能生深心之懺悔。
富有之人常念死，能悟財寶實怨仇，能生慷慨行布施。
年老之人常念死，醒悟無常速將至，能生傷感出離心。
年輕之人常念死，感悟生命甚短促，能生精進向道心。

父母肩擔兒苦樂，孤兒難解幸福義。
狐皮輕裘暖且柔，未曾著者不能知。
稼穡果實除貧苦，無力耕種不能得。
駿馬蹄奔馳如飛，未乘騎者不能知。
人生學佛能快樂，若不學佛何能知？
欲減飢餓應布施，欲減睡眠勤行善，
常念惡趣之苦惱，自然精進修正法！」

佛弟子 郭育良 敬上
二零一零年 五月十三日